

闲话文人

程应峰

“诗鬼”李贺



国画中的李贺。

中唐浪漫主义诗人李贺，字长吉，自幼体形细瘦，通眉长爪，长相极有特征。他才思聪颖，七岁能诗，擅长“疾书”。

那一年，韩愈、皇甫湜闻名造访，李贺援笔辄就《高轩过》一诗：“华裾织翠青如葱，金环压轡摇玲珑。马蹄隐耳声隆隆，入门下马气如虹。云是东京才子，文章巨公。二十八宿罗心胸，元精耿耿贯当中。殿前作赋声摩空，笔补造化天无功。庞眉书客感秋蓬，谁知死草生华风？我今垂翅附冥鸿，他日不羞蛇作龙！”韩愈与皇甫湜读后大吃一惊，李贺从此名扬京洛。

年纪稍长，李贺白日骑驴觅句，暮则探囊整理，焚膏继晷，十分刻苦。李商隐《小传》有云：“恒从小奚奴，骑巨驴，背一古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书投囊中，及暮归，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，所见书多，辄曰：‘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！’”正因如此呕血积累，十五岁，李贺就誉满京华了。

李贺多才，却是一生抑郁感伤，焦思苦吟，心愁多病，仅活了27岁。正是这个短命诗人，留下了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”等佳句名篇，被后人称为“诗鬼”，与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佛”王维齐名。

李贺二十二岁那年，经宗人推荐，考核后，父荫得官，任奉礼郎，从九品。为官3年间，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知。他的个人生活虽不如意，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、鞭挞黑暗的诗篇。虽然此间心情“憔悴如刍狗”，其诗作却是“深刺当世之弊，切中当世之隐。”想象力极为丰富，常以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。

李贺的诗歌空灵诡异，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，或描写幻想中的神鬼世界，或描写人间的疾苦，或直陈时弊，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昏聩，歌颂边塞将士英勇卫边等。可谓调高气峻，云崩雪涌，想象奇谲，峻峭浪漫，辞采诡丽，变幻缤纷，意象跳跃，不拘常法。他奇特的诗歌语言营造出悲冷的氛围。

“世人皆为仙圣痴，唯他独为鬼魔泣。”李贺笔下的鬼魂世界中，有苏小小墓上幽冷飘忽的魂魄；有刘彻茂陵前夜闻晓无的马嘶；有南山的漆炬迎人，土旷萤扰；有冷雨中的秋坟鬼唱，恨血千年。不一而足。

李贺尚自然。一如《浩歌》：“南风吹山作平地，帝遣天吴移海水。王母桃花千遍红，彭祖巫咸几回死。”揭示了沧海桑田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李贺不泥古。一如《十二月乐词》，意新而不蹈袭，句丽不淫，长短不一，音节各异，物象和意境全避熟典，诗中二月不用折柳，三月不用桃李，五月不用蒲艾，七月不用牛女，八月不赋明月，九月不写登高，可谓新意迭出，独辟蹊径。李贺擅想象。一如《李凭箜篌引》：“吴丝蜀桐张高秋，空山凝云颓不流。江娥啼竹素女愁，李凭中国弹箜篌。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

露香兰笑。十二门前融冷光，二十三丝动紫皇。女媧炼石补天处，石破天惊逗秋雨。梦入神山教神姬，老鱼跳波瘦蛟舞。吴质不眠倚桂树，露脚斜飞湿寒兔。”字里行间，由神仙到动物到植物，其情其状其态，想象天马行空，笔法独出超然。

抑郁感伤的李贺，其实是颇有政治怀抱的。虽然仕途困厄，有“天荒地老无人识”的不平，但他不甘沉沦，依然不失“男儿屈穷心不穷，枯荣不等嗔天公”，“少年心事当拿云，谁念幽寒坐呜呃”的豪气，甚至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的雄心。只是，天妒英才，他的身体被早早移植到了莽莽红尘之外，幽幽冥界之中。怪不得有人说：“李贺不是一个凡人，他生在世只是为了领略生存的苦难和烦躁。”

渐远风雅

许永礼

雨夜棋境

夜半，雨来，淅沥沥一片蛙声。一人，一灯，在深夜里指间轻点，棋子儿落盘。有道是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

宋人灵秀《约客》，约的是何许人也？不得而知。我假借诗句，在雨夜里自己跟自己下棋，等的确是心上人。心上人不是人，而是文，我心中的妙文。抑或说，我希望用文字杜撰出一个人来，也好在黑夜里陪我下棋。下的什么棋？这个问题有点令人脸红——五子棋。

在我看来，象棋金戈铁马，咄咄逼人，杀气太重。下久了容易变成曹孟德，心思缜密却也难逃诸葛孔明的羽毛扇子；围棋博大精深，气场了得，翻云覆雨之间，成败扑朔迷离，那可是大师级的对弈；至于跳棋、飞行棋之类虽也有趣，但毕竟是娃娃们的游戏。

上古时期，神话中有“女媧造人，伏羲做棋”之说。《后山海经》中记载道：“休與之山有石焉，名曰帝台之棋，五色而文状鹑卵。”说的便是五子棋。另在李善注引的三国魏邯郸淳《艺经》中亦有记载：“棋局，纵横各十七道，合二百八十九道，白黑棋子，各一百五十枚……”显然，五子棋起源于尧帝时期，比围棋的出现还早出四千年。

五子棋与围棋同为黑白两色棋子，初时棋盘也可通用，但技法迥异，原理亦大相径庭。倘若以水作比，围棋就如同天降雨点，汇聚成河，竟自奔流并力图席卷更多领地，大有洪水蔓延之势。五子棋则是山涧溪流，蜿蜒缓行，独辟蹊径，历经山路崎岖，一路涓涓有声。其实，黑白棋子更似日月星辰，纵横交错之际，仿佛将银河搬上了棋盘。正如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中所赞：“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联珠。”想必古人下棋的时候，一定是心怀宇宙的。

最初摆弄五子，仅是因为它简单而灵巧，很是引人入胜。其实五子棋是颇具禅意的，倘若急于取胜的两个人对弈，很容易将棋局下成“愚形”，迂回纠缠之间，内心不免躁乱。高手过招往往比的是耐心，即使已处劣势，仍然心若止水，坚持者便是最后的赢家。还有一种棋手我称其为智者，他们下棋时，不设陷阱，不抢先手，落子犹如流星赶月，层层飞舞，黑白棋子若即若离，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，宛若风中飘动的绸带。我曾在网上观摩过此类赛事，往往以和棋为告终。但过程特别精彩，棋形绝美。我忽然领悟到，和局才是棋类游戏的至高境界吧。

人生如棋。太过纠结于成败得失，势必输掉一颗心的安宁；即便你正身处逆境，也要在黑夜中寻找光明；其实生命的高度不是争夺，而是宽容，谦和实在是一件美丽的事情……

七月流火

马瑞、符海波

永远的忠诚

南面，是琼海市龙江镇一个山环水绕的小山村，山是万产岭，山芯岭，水是万泉河。“七一”前夕，笔者再次来到久负盛名的南面乡采访。所见所闻，不由深深地被这里鲜活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所感动。

端坐在我们面前的是王家强、王家畅两位年近80岁的堂兄弟。说起他们的父辈，两位老者一下子神情肃然，敬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，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！

王学壮、王学科、王学德三人是同胞兄弟，出生在南滩乡三宝村。早在1927年春，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同志多次利用夜间到南滩乡龙坡王氏祠堂（后改为马列学校）和该乡王守汉老师秘谈关于“发展党员，成立党支部，开展武装斗争，传播革命火种”等事宜。1927年夏，王守汉在龙坡村下水庙主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，成立了南滩乡（南面村）第一个党支部，王守汉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从此，南滩乡革命运动，便有了党这个领导核心，革命火种便在南面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点燃了起来。

王学壮，王家强的伯父，南滩乡第一任党支部宣传委员，为了革命，他精忠报国，转战南北，病逝南洋，没有后代。

王学科，王家强的父亲，早期中共党员，年轻时为少年先锋队队长（后改编为先锋连，任连长）。

王学德，王家畅的父亲，也是早期中共党员。1948年，任南滩乡林新党支部书记。

一门三杰。三兄弟同为早期中共党员。

革命火种代代传，革命精神永不灭，红色基因时刻都在他们两兄弟的血脉中流动。王家强青年时就立志报国，六十年代初，毅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后任南面小学校长，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有知识有文化，《南面二十三年革命斗争史》得以存留至今，其功不可没。王家强的胞弟王家运，197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担任南面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。其兄弟王家畅继承父亲的遗志，解放后入了党，1976年，任南面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。儿子王元彬现在是高铁琼海站党支部书记，外孙王林福2006年考上清华大学，大学期间入了党，家畅四代人，应该说是于党于国赤胆忠心，铁骨忠诚。

接受我们采访的现任南面支部书记阮学深，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人。他说，自1927年至2013年，他已是南面村第十一任支部书记了。解放前南滩乡党组织，无论革命高潮或者低潮期，党组织始终存在着，从不间断。党支部这面鲜艳的旗帜，永远高高飘扬，就好比是万里长征的接力棒，代代相传，现在传递到了他的手中。他说他深感责任重大。

卢业赛，第一任支部书记王守汉的妻子，婚后在丈夫的影响下，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投身到革命工作中，曾任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，1932年在反“围剿”中壮烈牺牲，年仅26岁。

郑清群，1928年5月，担任南滩乡妇女主任，多次参加攻打敌军的战斗，身经百战，1931年4月在攻打鸡姆坡炮楼中，英勇善战，虽多处受伤，仍坚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，解放后才去世。

陈家花，1931年5月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红三团女子特务连，全连共有103人，她名列其中。

在南面，有关娘子军战斗的事迹比比皆是，举不胜举，她们的革命事迹早已名垂青史。

在南面老区采访，笔者除了感动还是感动。为了选定南滩乡革命遗址，南面村委会干部三上琼海市党史办、组织部，踏遍青山绿水，查阅海量史料，采访健在的革命老人。最后选定了“王守汉烈士故居遗址，周第德烈士故居遗址，中共南滩乡支部成立旧址，南滩乡苏维埃政府旧址，青龙坡“马列学校”旧址，加答园红色操场旧址，抗日纪念园，南滩乡革命烈士纪念馆”等遗址。目前，这些遗址的选定与建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。

季候物语

汪初昕

吟荷诗话

荷花又名莲花、芙蓉、芙蕖、菡萏、泽芝、水芸等。荷花亭亭玉立，天生丽质，高雅素洁，为世人所喜爱。荷花又是“花中君子”，生于污泥而不染，高洁无邪，明媚动人，千百年来为人们咏颂。

爱国诗人屈原爱荷成癖，在《离骚》中表示，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。他裁剪荷叶做上衣，缀缝荷花瓣做下装，以物换星移，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，追求美政，九死一生。唐代诗人陆龟蒙，以《白莲》诗托物言志。“素葩多蒙别艳欺，此花端合在瑶池。无情有恨何人觉，月晓风清欲堕时。”流露出隐居中孤高不偶，难为世俗所容的情怀憾恨。

李白更是钟情荷花，自称青莲居士，善用荷花表达爱情。他在《折荷有赠》中，以荷花的美丽比喻爱情的纯真。“涉江玩秋水，爱此红蕖鲜。攀荷弄其珠，荡漾不成园。佳人彩云里，欲赠隔远天。相思无因见，恨望凉风前。”他还作《赠荷花》一诗：“世间花叶不相论，花入金盘叶作尘。唯有绿荷红菡萏，舒卷开合住天真。此花此叶长相映，翠减红衰愁煞人。”表现恋情失意的无奈和感慨。

陆游在《梦行荷花万顷中》写道：“天风无际路茫茫，老作月王风露郎。只把千樽为月俸，为嫌铜臭杂花香。”是说，天风浩浩无际，天路茫茫无穷，诗人自身年岁已高，做梦到天上当了管理莲花的月王和风露郎官。他以千樽美酒作为酬劳，讨厌钱币铜臭会败坏荷花的清香。陆游消融自然，以荷花做伴，借荷花述怀，表现自己的高洁节操。

杨万里咏荷诗《小池》，小巧玲珑，天真妩媚，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和韵味。“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细水池中，碧波之上，新荷刚刚出水面，风致未展，还有点儿害羞。此时此刻，一只蜻蜓大胆妄为，倏然在它头上歇脚，与荷花一见钟情。这一拨动人心的美景，颇具一番情趣，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明代诗人沈野，《采莲曲》写得俏丽风趣。“解道芙蓉胜妾容，故来江上采芙蓉。檀郎何事偏无赖，不看芙蓉偏看依！”道出了热恋中男女之间的痴情与娇媚，妙趣横生，诙谐动人。宋代女诗人王氏（佚名），也在诗中这样写荷花。“白藕作花风已秋，不堪残睡更回头。晚云带雨归飞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。”她以秋风秋雨中的荷花自喻，抒发美人迟暮的悲苦愁肠，还留下了咏荷诗中“二十八字媒”的佳话。

清代郑板桥笔下的荷花，别具一格，恬淡朴实。他在《芙蓉》诗中写道：“最怜红粉几条痕，水外桥边小竹门。照影自惊还自惜，西施原在苕萝村。”竹篱茅舍，靠在水旁的桥边；盛开的红莲映在碧波中，泛出道道红痕。那些莲花荷叶在水中照着影子，似乎在为自己的美丽而惊讶，又似乎在顾影自怜，多么像芝萝山村的浣纱少女西施啊！令人心驰神往，遐想联翩。